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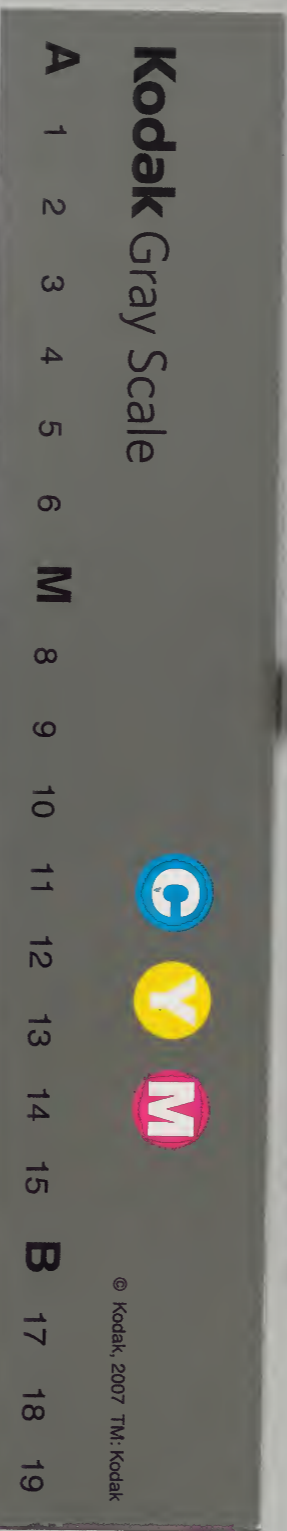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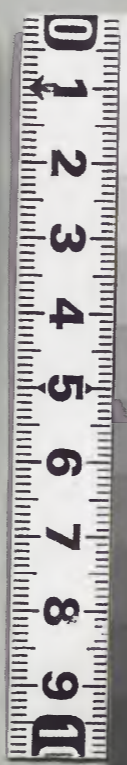
四書蒙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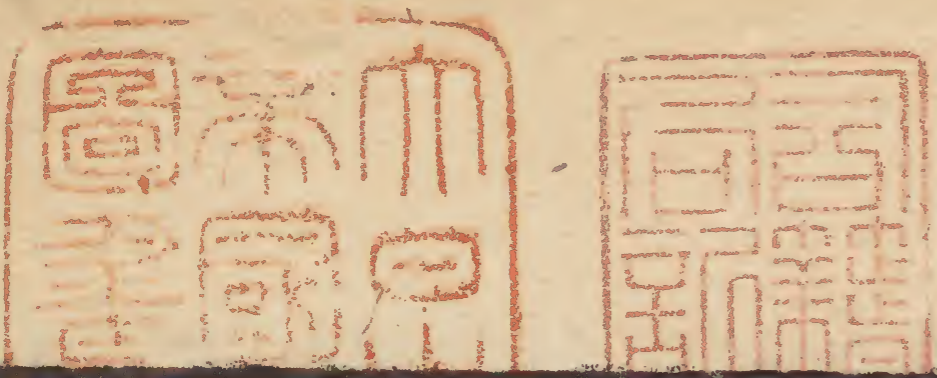
孟子十五上

			四	漢
		四	九	書
	二	四	五	門
二	九	〇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四		漢
七		九		書
函	二	五		
七	〇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59
冊數	20 ( 19 )
函號	277 47





四書家引卷之十五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盡心章句上

盡其心者章

心體之所以如此其大者蓋天體物而不遺其精神之全付於人而為心故心之神明上窮蒼穹下入黃泉中貫萬物其於天下之理無所不具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應乃與天同其大也是則非惟性出於天心亦出於天也○所謂盡心者蓋此心本來無一理之不具無一物之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

四書家引

卷之十五

道理無此子窒碍方是盡心如今人有箇心只是不曾使得  
他盡只恁他苟簡幽莽○心體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悉有  
衆理而足以應萬事也若不能盡窮得許多道理則心體為  
有蔽而無以克其所以為大者矣○萬理雖具於吾心然必  
一一窮之此理方實得諸已而心體之全者方無不盡○盡  
處無工夫舉全體盡字大知是零星朱子云盡字輕知字重  
亦朱子云○知性知天是一時事盡心却稍後○盡心盡性  
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盡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  
中庸言盡性孟子言盡性是也又曰盡心者知之至也盡性  
者行之極也都是工夫到頭處○雲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

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工愚謂積累用工之言  
作推本說則可若本文知性字亦是舉成功者說故集註云  
知性則物格之事也又曰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必知其性然後能盡其心也知其性則  
知天矣語意猶云不知其性則已既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如  
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非知性之外又知天也  
或以性為理之所當然天為理之所以然者殆未察也此處  
不必依論語四十五而不知天命說蓋未至知天亦  
未足為知性未有知性而違天者纔說着理便究到所以然  
處○此天字重在理上天者理之本體也故曰道之大原出

於天○知性知天或曰知性是其所當然之知其所以然  
乃物格知至之事至於天則理之所從出者也非惟所當然  
者從此出所以然者亦從此出也如論語五十而知天命則  
以所以然者屬諸天而對那所當然者為兩項大學所謂所  
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皆是也惟此處知性之外別出  
天字似不盡同愚謂不然論文字則知性之外別出天字論  
道理則知性之外再無知天工夫故曰既知其理則其所從  
出亦不外是矣分明謂不外是如何又於知性別求知天耶  
前說縷縷似是非亦足惑人其論語大學之說實通萬世  
而無弊貫諸經而無不同○讀此一條可以見天命之謂性

而性非心外物矣○註心者人之神明○心是活物大凡該  
心處都是指活者此心字指其活者言所謂虛靈知覺者也  
故曰人之神明若夫曾中方寸地特其神明之會耳非神明  
也神明方能具眾理應萬事非謂塊然方寸地能具眾理應  
萬事者也其曰心者性之邪廓亦謂性不出乎此有似乎性  
邪廓耳亦非謂方寸地當邪廓也故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  
心之名者求神明本是一身之神明而一身之神明悉萃  
此箇中故手有手的神明是有足的神明身自有耳目的神  
明以至一毛一髮莫不各有神明云只是那精明處是神  
明畢萃於此箇中故手持足行而所以持所以行者神明在

胸中有以運用之也。目視耳聽而所以視所以聽者神明在胸中有以運用之也。愚私見如此。朱子於張子註下云聰明聽視作為運用都是知覺。譬如戶部十三司萃作一處而有以主管天下十三布政司之錢糧出納也。故曰心者人之神明人以其身言也。而論語註亦曰靈通神明此神明豈不通一身而言。○朱子解心字則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解知字則曰知者則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事者也。由是而知心之所以為心者只是這一箇虛靈知覺而已。而心為活物尤信具眾理與下文性則心之所具之理相應。○具眾理應萬事意重在內外上不重在動

靜上。循理之具則靜時已具了。謂之應則為動矣。然須看所以二字方見重內外意。○天又理之所從出者也。○天與中庸天命之謂性天字同人之仁義禮智由天之元亨利貞而出。○理曰眾理事曰萬事蓋事尤多也。理則仁義禮智四者亦足以該括其餘矣。○或曰一心具萬理理則物物皆有性性字不止是吾一己之性殊不知萬物皆備於我此性字實該得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其字好看。至天則只曰知天矣。○心性二字最好玩味。觀草木可以見心觀鳶魚可以見性草木非無性鳶魚非無心而云然者蓋心是活物有生之意性猶云理如此立言欲人易體認耳。

存其心養其性 一條

存謂操而不舍只是心不放使常為吾身之主兼動靜言養其性就應事接物言性者仁義禮智信也養其性只是於應接間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當禮而禮當智而智當信而信事順理而不逆以害之便是養性然盡心知性則知性在先存心養性則養性在後故孟子於上文則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於此則先曰存其心而後曰養其性而朱子所謂存得父子之心方養得仁之性者為此非以解本文謂孟子亦如此云也且小註一盡字又與語類所載舊說合而今說皆難從○據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性也而靜當有以存

養之則養性亦須兼動靜一說如此則存心自該得了只從前說為當但應事接物各得其理則於性為順而不害矣蓋此處存心養性對說便當有着落中庸單舉存養以對動時說故自不同○存心兼動靜故養性亦兼動靜但養性於動上工夫居多故曰事事順理若喜怒哀樂之未發時固亦須有養也故曰息有養晷有存若論靜時存心則實該得養性為全未有事也或問程子曰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可見靜時存心可該養性矣但孟子此處則當兼動靜說也○存其心養其性存養二字本該動靜朱子解中庸所謂存養省察之要者借此存養二字用也但以

對省察而言則存養偏為靜時工夫而存養二字未為誤用也蓋朱子當時偏采諸經無他字可用於靜時工夫者故借  
用此若孟子存養二字本意省察已該其中朱子故所悉也  
今人不說喜說箇存得父子之心便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  
之心便養得義之性者蓋自其習舉業時誦箇存養省察字  
便以存養二字為主靜言却以後來註脚中存養字來契勘  
孟子本文存養字此其所以誤也○若此章果全主靜時存  
養則後註所謂履其事者不猶有缺乎不知此章孟子是論  
聖學之全徹頭徹尾者豈容有偏而不舉之處哉○所以事  
天也蓋心也性也皆天之所與我者天之與我以心者所以

為吾一身之主使有以酬酢萬變而不可須臾離者也吾而  
放之則違天矣故存心所以事天天之與我以性者止使吾  
之一動一靜事事物物皆體是以行不至於冥行而妄作者  
也吾而戕之則違天矣故養性所以事天○語類亦曰天教  
你父子有親你使用父子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使用君臣  
義不能便違天矣

歿壽不貳節

脩身以俟之之字承上句歿壽字言此二句要相連說得緊  
方是不可以知行二意分界且上文存心即存其所盡之心  
養性即養其所知之性皆非界然二項也不貳者知天之至

此知天便該盡心知性猶下句事天該存心養性○歿壽不  
貳脩身以俟之一氣相連說細分之則下為知天之至一為  
事天以終身耳蓋所以立命處全在脩身以俟然非歿壽不貳  
則亦不能脩身以俟之也故曰知有不盡固不知其所以為  
仁也○歿壽不貳所以為知天之至者蓋非於性分上見得  
十分透徹則於歿壽之際安能不為之動夫惟知其在我之  
所當知而於其不在我者前付之有命而略不以介懷此所  
以為知天之至○世人多有明理而惑於命者今也盡心知  
性而知天以至於歿壽亦不貳非知天之至而何○知天而  
不以歿壽二其心者即及其背不獲其身之意○脩身以俟

之脩身只謂存心養性脩身以俟死則所謂仁以為己任死  
而後已者也故曰事天以終身也○歿壽不貳聖賢真是見  
得到縱饒貳之又貳竟何能為哉惟養氣以俟之耳○理無  
不在夫壽亦理之所在也窮理而至於夫壽不貳則理之窮  
矣故曰知天之至也脩身以俟之即是存心養性仁以為己  
任死而後已者也此是甚等田地○立者不墜之意謂有以  
植立乎正命也立命者立正命也朱子小註亦云立命謂全  
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若桎梏而死便是人為害之也  
○總是一箇吉凶禍福但非由己致者都是正命其由己有  
以致之者則非正命也故曰立命之命與莫非命也之命字



同而新安以為兼理氣者此也。正命兼理氣非正命氣也不  
是正經理便全無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處便是理非指吉凶  
禍福為理也。還是氣理則在其中。○參下章觀之則立命之  
命皆以氣言且與朱子小註莫非命也合。朱子又嘗曰立命  
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此舊說也。○又說所以立命也命字應  
上文二天字蓋天乃理之所從以出者即元亨利貞是也事  
天即是事乎此也所從出於天而在我者即命也蓋一則曰  
知天一則曰事天此則言天之所賦二段所歸一也然則此  
命字以理言矣下章意與此同獨命字義與此異。○大壽不  
是修身以俟之此是知行之至也蓋窮理而至於大壽不貳

則理之窮者無所不至也力行而至於修身以俟死則行之  
力者亦無所不至矣如此則人道已盡而天之所付畀於我  
者無不全而歸之矣人之能事天故曰所以立命也此節  
非謂窮理只是窮天壽之理力行只是俟死而已矣死生天  
壽最是大事而人之所難豁然者今既於此判斷得過則何  
理之不窮何行之不脩此孟子立言之意也其意中所有全  
在造其理履其事而各至其極也然則以立命為與下章莫  
非命字相同是主氣言者亦泥於天壽之義而失其精意所  
在耳新安看理不破却又請下章命字以氣言此章命字兼  
理與氣言亦可謂無主張而為騎牆之術矣。此定說也。○所

以立命也。為全其歸也。蓋此節命是得之有生之初者。今則保護得完全無缺。玷缺而命為有立矣。故朱子小註兩曰。正命以其即无耳利貞之理也。○此章二段。即中庸之知仁勇也。勇者強於知仁而遂其成功也。又即聖人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大註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天者理之本體也。故下句云。自稟受言。自存諸人言。存諸人。是以稟受以後時言也。○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正子貢所謂天道者也。天以渾淪統體而言也。道則天之道。氣化即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者。陰陽五行本只是氣。而理即在焉。故曰。大道也。由氣化有道之

名是虛的物在實上見。○九峰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此說最明。故詳抄之。○太虛即太極之謂。虛者不雜於氣之名。形而下者。謂之氣。則皆是實物。惟理則虛。周子所以有無極之說。謂太極者。以其統乎二氣五行萬象。而莫與對焉者也。即是太虛以其不雜乎氣者也。○太虛者無極之真也。氣化者二五之精也。○由太虛有天之名。上天之載無

聲無真是也。○太虛朱子謂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何謂也。按朱子又引張子云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一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有生長消息底即有物矣。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理必有所盛貯。故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是那氣之虛明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太虛一說以其無聲無臭而謂之太虛一說其未有物而謂之太虛者。來後說不是。夫未有物之前固是此太虛。既有物之後亦是此太虛。且以解天字。所由名安得。

指未有物者而名之。○此太虛以理言。他處亦有以形器言者。如張南軒云使夫真能佐晉至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動烈如此。亦浮雲之過太虛耳。是以太虛當太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曰由太虛有天之名。是太虛以理言。不以形氣言也。此說乃合張朱之意。○由氣化有道之名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也。愚頗疑張子合天與道而言未為精確。○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者。成之者性是理。載於形氣中也。專是理不謂之性。專是形氣亦不謂之性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知覺吾之靈。然其所知覺者乃理也。此人之神明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合性與知覺

有心之名此心字是純好字即本文之存心盡心者也小註以為兼道心者未得其旨○雲峰又謂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為指異端之學愚見流蕩與存養相反不法與僭字相反清竊謂若非智而不仁則止是放逸為非耳今既有知天之智而乃不能履其事則其流於異端之歸亦無疑者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莫非命也非是該正命與非正命意乃是指吉凶禍福等事孟子所言固不肯該非正命者以為命也○集註云皆天所命皆字正貼莫非字謂或吉或凶或禍或福皆命也○吉凶禍福何別曰小則為吉凶大則為禍福○但吉凶禍福之出

於天者皆正命也其曰非正命者自人為所致言其曰順受其正者對桎梏而死者言是朱子小註所謂莫非命也一句是活經言者非是乃未定之說也○大註人物之生物字人多作帶人字說者來自天命言之不但人有命物亦有命故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朱子亦無物言但下文云則都就人言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立乎巖墻之下非脩身以俟死者也此一句與順受其正一句互相發也○知命者謂曉得正命者必不肯行險也此句緊要帶着順受其正說下句方分正不正兩股以盡此意○

巖墻高危之墻也。○凡行險以僥倖者皆立巖墻之下也。其以巖墻而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不可專泥此也。須會其意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死字重與下句同若重盡其道則當云順受其正矣此於理無妨。但於文勢句法亦當有別。○問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若中人上下道未盡而亦未至於悖者亦得為正命否。曰唯謂盡其道者舉其的耳。豈必皆至如聖人之盡道然後為正命哉。但考終命而不以桎梏死皆其類。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是械也。梏手械也。○味太註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見得

桎梏死者非正命。命則皆正命。非天付於人者。又有箇不正之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言非天所命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左宣公四年。初。同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也。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又昭公二十八年。初。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復子野。心非。是莫衷。羊舌氏矣。以此推之。則桎梏死者亦非命歟。但恨其不詳。變化氣質耳。又按宋太子劾弒君初生。其母袁后自詳視之。使白帝曰。此兒容貌異常。必破國亡家。欲不舉。文帝馳救之。而果弒父最慘。○莫非命也。此即正命也。天所命者也。桎梏死

者非天之所命也故曰非正命然則除出非正命之命字則  
上文三命字俱同也○此章大意若曰夫人之或吉或凶或  
禍或福莫非命也但要順受其正者耳夫性當順受其正命  
是故知正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然果何如而為正命又何  
如而為非正命蓋盡其道而死則其死為正命其桎梏而死  
者乃其所自取非正命也○場屋若出全題於順受其正處  
且未宜說出脩身以俟死蓋犯下文盡其道而死者一句  
孟子本文是於此句解出順受其正意○此章與上章蓋一  
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蓋云大壽不貳脩身以後  
之所以爲命也如此方為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若夫桎梏

死者非正命也而上章末句未盡之意於此昭昭而無餘蘊  
矣○上章大註亦曰歿壽命之短長一曰立命謂全其天之  
所賦不以爲人害之二命字分明不同又安得以下章之命  
字為承上章立命字耶蓋下章命字以氣言與命之短長字  
正同上章命字以理言故曰全其天之所賦也此一命字既  
分則下章發上章末句未盡之意者亦自了然而不在於命  
字之間矣○語類曰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  
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此說雖與孟子皆然亦論性不  
論氣不備之意也○又曰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  
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

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矣○大  
註言犯罪而死與立嚴牆之下者同不必互相對看此意只  
見得都是自取而非正命耳或者因此遂謂自知命者以下  
皆是反覆明首一句意非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章

上三句虛說下句方指出言惟其在我故求則得舍則失而  
求有益於得也○求則得舍則失謂得失係於求與不求是  
求有益於得也所謂求有益於得者謂求本欲其得也求而  
得之則是所求有益於得夫不欲者無益於得也○是求有  
益於得也承上句言一意也夫凡求者皆欲得則有益矣

不得則求而無益矣故曰是求有益於得是求無益於得也  
○以求則得之照出箇舍則失之既以求而得則不求便失  
矣但在我者說出求則得舍則失若在外者只說得求之不  
得難說舍則不失故孟子於此便變文云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而不及舍與矣字此見聖賢文字說話只是順理○在我  
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仁義禮智四字已盡乎萬物  
矣而必曰凡性之所有者以貼在我者之意也或乃謂徧及  
一事一物一動一靜之理又謂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是  
愚謂禮之一字已該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而一事一物一動  
一靜云者孰有出於四者之外哉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條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兩句雖平意自相連求之有道不可以非道苟求也然雖求之亦未必得也得之則有命如此說方不礙求無益於得一句請問必道求之如何既是求尚安得為道曰總是言不可求求則為妄矣○求之有道問以道而求者如何曰如學而求師病而求醫人君之求賢才之類此非妄求也乃有道之求也但是以道求即是求在我者但是求在外者即是妄求○或曰外物蓋如珠金玉之類又如諸侯之爭土地齊宣王之求所大欲亦外物也曰齊宣王之求所大欲只是富貴珠玉土地又只富貴更無他也○此言

在外者不可妄求縱求亦不能必得方見是求無益於得○二節當看得相應言在我者求則得舍則失而求有益於得在外者求有道得無益於得如此然則人益亦求其在我者而乃求在外者乎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註云此言理之本然也本然二字要見得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萬物之理本來皆具於吾性分之中一一皆實而無一之或欠也所謂具衆理者也此理雖散在萬物而實皆具於吾心及身而誠即中庸所謂則亦天之道者也○萬物皆備於我只是有是性性大綱即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蓋有是仁在



我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理皆在此矣義在我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之理皆在此矣禮智二者亦然○朱子嘗謂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况人之為物於天地之氣尤為得其正且通而靈於萬物故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視無所不明耳能收萬物之聲其聽無所不聰莫能收萬物之氣於鼻無所不達口能收萬物之味於味無所不酌不但父子君臣之屬其理無所不備而已斯亦可以參觀而旁證也○只以人之占端觀之萬物之音無所不轉若鳥獸之屬牛馬雖大物亦不能變者惟猩猩鸚鵡鵲

能入言之一二○人之聲無所不達可見人於萬物中得氣最合蓋聲生於氣氣無不全故其聲音亦無所不全猩猩鸚鵡只是能言其一二彷彿而已人之巧者雖鳥獸之聲亦能傳模得出如孟嘗君之客能為雞鳴犬吠之類柳子罷說有能為百獸音者如晉武靈王駿舉兵討太子劭至潯陽而疾篤顏竣代為朝夕哭臨如出一人外人莫能辯亦善為聲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註解誠字兼好好色惡惡臭言者蓋本然之理有善而無惡其反身不誠者惡累之也故惡惡如惡臭臭則惡實無諸己好善如好好色則善實有諸己而向之備於我者不失矣○

反身而誠總是有私意盡照本然之理行○憚於己心之謂  
 樂如反身不誠則有不自安者矣如何樂所謂行有不憚於  
 心則饒矣○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是指反身而誠  
 時說不是反身而誠了然後行之不待勉強而能不利也○  
 註雖用大學惡惡真好好色但大學是學者之事利仁者也  
 此章是聖人之事安仁者也反身亦輕○下說行之不待勉  
 強是正說反身而誠處無不利字方入樂字意樂非在外也  
 ○小註利順也此說通蓋順順適也順裕也非只是不待勉  
 強之意  
 強勉而行求仁莫近焉

推己及人亦只就父子君臣事物細微上說即中庸所謂所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  
 兄未能云即大學所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云  
 云也○推己及人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不異乎  
 己則即以己之心推之以及於人也此乃勉強之為故曰強  
 勉也如吾心固欲子之孝也吾父獨不欲孝乎吾心固欲臣  
 之敬也吾君獨不欲敬乎予焉推吾之欲孝敬者以孝吾父  
 而敬吾君焉欲其弟之弟者吾心也亦吾兄之心也欲其友  
 之先施者吾心也亦吾友之心也予焉推吾之所欲於弟友  
 者以弟吾兄而先施吾朋友焉如是則雖未至於純乎天理

而絕無人欲之境然私由是而可勝美理由是而可得美其於求仁不亦近乎○強恕未便得為仁於求仁為近也○求仁莫近焉不曰求誠莫近者不能反身而誠私意隔之也隔於私意即是不仁處仁者無私之謂也勉強去其私意謂之恕恕則近仁仁恕二字於學者為切耳其實反身而誠則仁矣仁則誠矣○不可謂心公理得了於仁則為近道者註上文庶幾二字反身而誠者夫子之一貫也強恕而行者曾子所謂忠恕也○心公理得處則是曲能有誠而萬物之備於我者亦不失矣心則吾心理則萬物之理也○心公應私意之隔字理得應理未純字○反身而誠誠者也強知而行誠

之方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

此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蓋但知徇其迹而不能究其理也○行者據成迹而行耳習亦然所謂行之猶所謂日用飲食也如父坐而子之立彼見父亦立也臣拜而君受彼見君亦拜也但不知子之立而父之坐者以父者子之所天父固當坐而子固當立也臣之拜而君之受者以君者臣之元首臣固當拜而君固當受也此行之而不著者也如是而行不巳則習也既習矣於其所當然者或能知之矣而又不能識其所以然如父之坐子之立其所以然非出於安排也一出

於天命之性自然而然而有不得不然者也君之受臣之拜  
其所以受所以拜者非出於矯偽也一出於天性之真自然  
而然而有莫覺其然者也○不能明其所當然非謂父不知  
當慈子不知當孝也若是則只用知一箇字便了蓋父之慈  
子之孝內面有許多節目凡在所當然者皆其所當知也既  
不能悉知其所當然則其所行者特皮層而已耳雖已知其  
所當然而猶未能察其所以然則其所知者亦糟粕而已耳  
○著字察字俱重故曰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行之者非  
全不知其當然也未至於明也察則又加詳矣知所當然造  
夫正大高明之域也知所以然深入矣精微之蘊也○行之

而不知其所當然固為不知道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則  
僅知其所當然亦均為未知道蓋道有當然之則便有所以  
然之故故知性則知天矣今既不識其所以然則雖知其當  
然亦皮層而已故槩之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著  
字察字未是着力字故大註所以終身之所以字不可深泥  
○本文眾也二字重○輔氏謂所當然是事所以然是理愚  
以為不然蓋曰行曰習者其事也曰知其所當然識其所以  
然者理也下句終身由之即其事也不知其道即謂理也○  
下一句只是總上二句言此其所以知道者鮮也○夫道有  
當然必有其所以然所以然即是所當然之故也若不識其

所以然究竟亦未  
知其所以然也故槩以  
為不知道○只是  
學而不思則罔習其  
事而不求諸心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人不可以無恥夫無恥最可恥也或不知恥則恥終不可雪矣惟能以無恥為恥則終身無復有耻矣夫終身無恥由於一恥之力如此然則人其可以無恥乎本文四箇恥字畢竟皆同只管相因下來惟下一箇恥字作耻辱說似以事言然其實亦是無可恥也皆以心言故恥字從心○人不可以無恥而恥莫恥於無恥若能以無恥為恥則終無可恥矣警覺斯人之意之痛切者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此章與上章正相發也蓋為機變之巧者正所謂無恥而可恥者也今乃不以為恥則何若人之有向若能以此為恥則無恥矣故曰相發也○恥之於人大矣彼為機變之巧者可耻也而無所用恥焉則是不耻不若人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所謂失之則入於禽獸也及是則所謂存之則進於聖賢矣是恥之於人大矣○機變詐指奸心詭行而言機即機心之機械亦機義非指實說有箇機械云也孟子當時蓋指儀秦孫吳之徒○為機變之巧者機字巧字最好玩味雲降胡氏曰周去子拙賦正是深恥此一箇巧字○不曰無

恥而曰無所用其恥者蓋恥者人所固有獨彼自不用其恥耳○有恥之人自不屑為機變之巧所存者必正大之心所行者必正大之事○但無恥一事不知人則不顧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為矣何若人有○為機變之巧者病在自以為得計上終為禽獸之歸無望聖賢之域矣所謂何若人有正括此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章

古之賢王指堯舜湯武古之賢士蓋指伊呂之徒好善者好人之善也忘勢者忘己之勢也樂其道者樂己之道也忘人之勢謂君之勢也何獨不然喚下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

○致敬以心言盡禮以禮貌儀物言有內外之別○賢王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賢士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在賢王則曰好善在賢士則曰樂道好字淺樂字深善字細道字大善在人則好之道在我則樂之亦有不均者如尊德樂道云○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孟子蓋有感於當時而云也○觀此章要識孟子主意蓋主意在大註云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章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夫遊說者往往以人知之不知而欣戚女之遊而言聽諫行人知之也亦豈然而無以為欣諫不行言不聽人不知也亦豈然而無以為戚此

兩句源頭便是自專德樂義來句踐未喻問曰何如斯可以  
賢賢矣曰專德樂義則可以賢賢矣德謂所得之善如孝弟  
忠信之類得於己者義謂所守之正專就進退取與之不苟  
處言專德樂義無窮達言○賢賢自得無欲之貌○此所謂  
有以自重有以自安者自得也所謂不慕乎人爵之榮不徇  
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欲即外輕此所謂賢  
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故士窮不失義窮而專德樂義也達不離道達而專德樂義  
也窮不失義義字兼德達不離道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

上人知不知意然不可就指人不知為窮知為達也蓋此又  
說開來看工字可見○窮不失義惟知有義不知有窮也達不離道惟  
知有道不知有達也○此專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專  
德樂義不專就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專就出  
處說故曰此專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士之專德樂義就  
窮達上見得故曰此專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一說見於行  
事字不必泥總是實意新安謂專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  
見此說朱安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

樂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下一條又云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

望之實此以本文古之人三字見得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不徒曰名之顯著而又曰名實者名與實俱也○尊德樂義則可以貴賢者言其理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士得已不離道故民不失望者言其理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則又指實而言也○按此章之言句踐而可以與語此其亦當時遊士中之近厚者矣○此章言內重而外輕謂貴賢尊德樂義意已含在內則無往而不善指士得已及民不失望云云不可以內重為尊德樂義以外輕為貴賢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當時汝墳導化廣於興讓江漢俗美皆待文王而興者獨言文王者正以南國之化盛也○豪傑之士朱子既解曰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又曰惟上知之資無物欲之蔽者蓋據見在言則是有過人之才智原所以而言則是真上知之資無物欲之蔽○雖無文王猶興為仁由己也故大註推言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然則所謂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者未可全非矣可見論性不論氣不備而孟子言氣質之性亦屢見矣但遇文王而能興則性之本善者終不容掩矣或者之言未必及此故孟子



賢非之○此章論人當以豪傑自期毋以凡民自待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附之以韓魏之家此言常人之情徃徃為富貴所動而不能自持也感嘆之詞○附益也加也言加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飲然則其器識之過人也萬萬矣過人處在內在不是就指此處為過人故尹氏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惟有過人之識者能之○有韓魏之家而其自視飲然其所歎者固有在也求之古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孔子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亦是此道理○如其自視飲然其中必自更有所慕者此不易之理也其過人之遠更無疑○過人之識

所趨在德業也○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歎然則筆瓢陋巷亦能不改其樂矣總是以浮雲視外物○附益也非是既富而又益之也止是言以此加之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章

按朱子謂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可得然後殺之以安眾而厲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此正所謂吾求所以生之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者○丁說以逸道使民勞者此以逸者亦此人也以生道殺民則死者不可復生矣是殺者在此人而生者非此人也但所殺者寡所生者眾其殺之實以生道殺之其生道歸於眾也固不

必同又有說在後○一說如興民伐罪豈不是欲生斯人然  
鋒刃之下不免有死者雖殺之而實以生道殺之也然民雖  
死敵何怨之有此二句即孔子易傳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  
以犯難民忘其死不必謂死此人以生衆人也○以佚道使  
民謂勞之之內有佚之道也以生道殺民謂殺之之內有  
生之道也故以除害去惡之類實之若朱子小註謂有惡  
罪當死二者似別一說孟子此二句即孔子所謂悅以使民  
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小註之意不合也○除害  
去惡亦有分如禹之抑洪水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只說得  
除害非去惡也如舜之於苗啓之於唐湯武之於桀紂文王

之於崇與則去惡也通言除害亦可但此對去惡則有辨  
若止一惡人之孤立無黨者直取而置之法耳何用殺  
人而後可除之故知此去惡是與師動衆以去之者也此與  
朱子小註不合○或曰一說俱不可廢其義始備如抑洪水  
驅猛獸伐桀紂之類除害也固是以生道殺人朱子所謂彼  
有惡罪當死而殺之者去惡也亦是以生道殺人故下章曰  
殺之而不怨而曹氏註曰因民之所惡而去非有心於殺之  
也新安陳氏以為亦上章生道殺民之意可見兼說為意足  
而無妨如下章殺之而不怨只依此章中意說亦好蓋孟子  
論五道所該意自廣固不容有所遺也○舊說觀大註本欲

傳之本欲生之本欲字以心言也而乃至於勞民殺之者不  
得已而為其所當為以筆言也心本欲使之乃不得已而使  
之是謂以佚道使民非厲民也民亦諒其心而不知怨矣心  
本欲生之乃不得已而殺之是謂以生道殺民雖死者亦諒  
其心不怨其殺之矣如此說似合大註及輔氏註且於本文  
道字為切若朱子小註蓋亦一說也依大註及輔氏註為長  
若一依朱子小註則只是使民而非以佚道使民只是殺民  
而非以生道殺民而大註播穀乘屋之類除害去惡之類字  
無用了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驩虞厲民有所造為屬霸者有  
所造為而然即所謂小補者也○此二句即王霸之民氣象  
而見得王霸者之氣象○蓋王者即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  
令人怒正下文殺之而不怨三句道理便是過化存神與天  
地同流處

殺之而不怨三句  
此所謂皞皞如也而王道之大於此可見故繼以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云○民日遷善有日進於善之意遷字義亦有  
進意所謂黎民敏德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

身所經歷之處即入無不化謂不必久居其地而訓化之也  
是猶有警實之及也心所存主處使神妙不測謂誠於此動  
於彼所謂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一莫測其端倪也此依朱  
子小註分說○所過者化亦自上文言自殺之言則民不犯  
于有司矣自利之言則耕食斲飲不知帝力矣自遷善言則  
王道平平無作好惡者矣至於存神則不外此○殺之而不  
怨云便是過化其所以然處便是存神其以舜孔子事來  
點解者只要二句意義出耳若說書湏貫上文觀太註兩如  
字○所過者化一段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的事亦不是說  
不怨不庸以後的事就不怨不庸上贊王道之大如此蓋

王道只界公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理○存神  
只是至誠在中耳過化則盟而不薦有孚顛若神道設教而  
天下服者也○器不苦窳○謂衆人化之所陶之器皆不苦  
窳也○如舜之耕歷山云非舜只是過化孔子只是存神  
也舉成文之類乎過化與存神者耳綏斯來動斯和亦只是  
過化但其斯之所以然處則存神也過化必本於存神存神  
未有不過化者天地之神化亦不可分為一聖人之窮神知  
化亦非判然為二○存神者過化之根有化便有神過化便  
存神故兼舉並言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存  
神意全在斯字上要其實則立行動和都是過化處與田者

遂讓誰不苦欲一也。但據見文而言，重在斯字上耳。以此足見存神過化，非判然為二矣。○夫君子所過者化，豈曰小補之哉？只是君子周而不比，道理之所克也。先儒謂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木也；霸者之民，桔槔之夏畦也。又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天下知聖人之仁；被聖人之仁，而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小者，有功之可議也；被聖人之仁，而不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大者，無迹之可尋也。此說亦善。論王道矣。○大註德業之盛，德貼存神業，貼過化。○舉一世而甄陶之。○正韻甄陶也。又甄作瓦之人。○大凡人恩之出於無心自然者，便被得廣，便有不知歸功道理。若出於有意，則所謂憺憺往。

來朋從尔思。此所以殺之而不怨。三句有上下與天地同流氣象也。○盡心知性，一章可以見孟子之本領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一章可以見孟子之設施命世大賢豈偶然哉。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仁言者感之於臨時，仁聲者孚之於平昔。本註既明曰：政謂法度禁令。云教謂道德齊禮。云而政者又欲以仁言仁聲入之可駭也。○仁言發於已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巳有所試。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此以政教得效之小大言，即論語道之以政，章意然論語。

孟子卷之三 五十六 三

則自該得仁言下節之意孟子則各有所主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

民畏之民愛之與得民財得民心自是兩意雖曰民愛之外更無可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說得民財也得民心不止謂愛君言民有恒心也更有不遺其親之類與孟子首章本文意同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得民財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不止愛君而已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之類○政

教皆王道之不可無者况善政乎王者之道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得民心為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為大謬故朱子於論語道政齊刑章云此其相為終始不可偏廢云且仁言亦豈君子之所免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及其長也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也○上謂良知良能二字下文知愛其親知敬其兄只有知字何偏也曰連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大註之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而輔氏陳氏皆廣說似亦無意但此章意孟子是主親親敬長立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末節重在仁義字上蓋仁義天下之公理也親親仁也謂是仁也敬長義也謂是義也不可謂親親敬長仁義之發也親親敬長所以為仁義者以其達之天下也○仁義天下之公理也此親親敬長之所以為仁義也○既具良知良能自然達之天下○一說達還是推而達之推字輕說謂舉而照之也故曰達之○達之天下達之猶言達乎也潛室謂與達道達德達字同此說正當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

不曰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而曰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蓋舜雖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終是與深山之野人自有不同處故著幾希一字自有斟酌在此○此句大意是說他無異於眾人處下文及其二字轉過方說異人處○上言無以大異於人下言其有大異於人沛然莫之能禦深山之野人亦能如是乎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不是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總是所聞所見都是他胸中物事故其應之速如此是狀其勢之順也○決江河謂江河之決也非人決之也○聞一善言便暢然了悟其所言之理

見一善行便釋然曉解其所行之善此是若决江河處新安  
日聞而急聽之既聞之了又急聽之如何其應其速不必說  
見諸行事應字對感字說彼感而我應如此其速而見諸行  
事意亦在其中矣且看下文無所不通字方知只是據一時  
感應如孔子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也○一說所謂其應甚  
速非止聲入心通適與意會而已分明是樂取諸人以為善  
也味沛然莫之能禦也意斷斷乎其然也○如好察邇言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嘗不見諸行事也按此定說也○聖人之  
心至虛至明惟至虛故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惟至明故一有  
感觸則其應其速而無所不通然至虛則自至明至明則渾

然之中萬理畢具萬理畢具則一有感觸自然其應其速而  
無所不通也朱子立字之精意有在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章

大註義不可勝用入在如此而已矣猶前章則其行之不待  
勉強而無不利矣無不利亦入在樂莫大焉○然氏以為無  
為其所不為者就躬行說志士厲行守之於為也新安亦然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便是心師之法所謂性分  
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亦此類也夫○集註所  
謂義不可勝用者不可以對仁而言此章單言之義也無為  
無欲字內四德俱有本又只曰如此而已矣未必專為義發



李氏以其切於所謂羞惡之心義不可勝用者故特用其字而亦未純用其意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在乎疾疾

人之有德慧術智恒在疾疾中來○存訓在非心存也德慧者德之慧德字廣慧特其一端如仁德之愛也義德之宜也禮德之節也信德之實也○術智者術之智術字亦廣術之智猶言術之巧也術本正○凡在心之理謂之德處事之方謂之術此下舉孤臣孽子以證其實○慧者其見之敏有以灼於事之未然智者其見之明有以鑒其理之當然所謂方以智也智藏往也○德慧者有以灼事機於未然術智者有

以善事理之當然○德之慧明無不照也術之智處無不宜也

獨孤臣孽子

操心慮患有內外意德慧術智亦如此德就心說術就處事之才說同是達意○操心危則專一而不敢肆慮慮深則精審而不敢忽故於事能達也○若安處順境者其心多漫然與人情世故不甚相入而能有德慧術智者鮮矣○獨孤臣孽子孤臣如漢賈誼出為長沙王傅而所學益進世故益熟故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孽子如晉文公為公子出亡在外久之而歸遂霸諸侯樊王室楚王曰

晉侯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信乎其操心危慮患深而後達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

有事君人者下一句便言事君人之為人下放此○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言其事是君則專為容貌而已恬不以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為事也○言其務為容悅於君不復顧道理也所謂事君無義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為容與悅者則在臣也○為容者長君之惡也為悅者逢君之惡也俱是賊其君者也故不復較其罪之大小有安社稷臣者

事君人者其發謀造慮千方百計只要其君悅安社稷臣者其發謀造慮千方百計只西在稷安故註曰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為容悅猶云取容悅悅屬君○以安社稷為悅此為悅字正承上句為容悅字故大註云猶小人之務悅其君不必說安社稷為悅亦不必說自家心中以此為悅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猶蘇子云歐陽公天人也意謂其所造非人世之人其天人乎○天民二字最有意味凡民皆天所生本皆天民然天所賦於我者有虧則是自賤違乎天

而不得為天民矣惟其全盡天理始得為天民而與凡民不同程子亦謂天民為能踐形○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其所抱負者太不肯小用其道以徇人也○張子曰如伊呂之徒且指其耕莘釣渭之時故註云民者無位之稱又小註陳氏曰此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天民未出大人已出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

作聖人說與易經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之大人同故朱子註亦以聖人代之○正已無工夫○孟子此章論人品通篇為人臣者言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

夫天下皆知王天下之樂也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獨不與焉孟子三樂次第分明是一樂為重於二樂二樂為重於三樂蓋一樂為親二樂為已三樂為人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所謂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足之舞之足之蹈之○父母俱存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無故亦多端或天死或患難或相遠或不良或不協皆其故也如同馬牛有兄弟然憂其為亂則有故矣○孟子論大道以仁義為本論仁義以事親從兄為實今此論三樂又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為之首然後及於成己之仁成物之智有子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蓋一本之理百行之源也觀南軒先生所以論太真者則此一樂宜居二樂三樂之先矣天德玉道皆基於孝弟○此下闕二樂一節查原本無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英才以資質言故註曰明睿之才若兼有學力則教育字不見分曉○英才謂才之英者○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謂教之以克己工夫而欲至此樂之境也○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孔子有教無類而孟子必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有教無類者聖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而

所賴以廣斯道之傳者則非英才莫之敢望也孔子初心亦欲得中行而與之其不可得故思其次而孟子之道竟不得其傳則樂得英才之願亦乖矣凡此三樂皆極人間之至難者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

孟子曰廣土眾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所樂不存焉若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矣然所性亦不存焉夫君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為之加雖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為之損何則其所得於天者其分已定故也以君子之所性言之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益於身施於四體  
不言而喻君子所性者如此大行何加窮居何損以此見孟  
子當時雖曰不得以遂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然所性自  
存亦何為不謙哉○廣土衆民廣字與字重者故註云澤可  
遠施此以國言也對下文天下言○君子欲之非為一己之  
欲也欲其澤之遠施有以濟乎人也非如常人之欲富貴耳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

中天下而立猶云宅中圖治猶云中天地為民物之主不必  
謂天下四方而我却居其中也堯都平陽在天下之北周  
都豐鎬在天下之西然皆為四方之極便見中天下而立也

○中天下而立前科江西程文至以不偏於東西南北為講  
太泥矣必如此拘則所謂聖人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者  
亦將上取去天之一半下取去地之一半乃為中天地乎今  
身切近地亦為偏着地矣其矣曲學之說可嘆性性有類此  
者○定四海之民謂之四海者地外皆海也舉四海極地所  
載而言也故曰四海之內○中天下而立對廣土言定四海  
之民對衆民言中天下而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  
則非特衆民而已君子樂之者樂其道之大行而無一夫之  
不被其澤也欲字狹而淺樂字廣而深○聖賢說話意各有  
主伊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若使

是君為堯舜之君哉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而孟子則曰所性不存焉意各有所主自不相背也孟子若無伊尹一段意思當時亦不歷聘列國且三宿而後出畫矣伊尹若無孟子一段意思則亦不能贊贊於畝畝之中至湯三使人聘之然後幡然改也○君子樂之輔氏曰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胡氏則曰所性在所樂之外一說以不同然畢竟所樂有待於外故曰所性不存焉胡氏又謂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則所性不存者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此說大謬率是言也聖人之

生皆不肯行道於一時而專欲傳道於來世則當時之民將誰援之乎胡氏亦只是訓詁之儒與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

分定故也分猶性之分猶言體量相似但說分便是有定者也所性定分自合下真受時便定了但能享用得這箇則富貴貧賤都無干預○君子所性一意自堯舜至孔子無間窮達聖人皆有此趣但前此未有發出者至孟子始發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飯蔬食飲水而樂在其中均此趣也故曰聖人窮亦樂通亦樂無入而不自得不然何以為聖人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仁義禮智根於心仁義禮智總自天之五行來同五行之  
 理在天則為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而人之仁義禮  
 智其原蓋出於天之元亨利貞也人性出於天命○根字生  
 字最好玩味○此以君子言也故註云蓋氣稟清明無物欲  
 之蔽則云若常人雖同具此性於心謂之根於心則未也  
 根有植立根固之意其性實為己有也故其生於色也辟面  
 盎背施於四體而自喻皆仁義禮智之流行呈露也蓋有諸  
 中必形諸外理勢然也故孟子無言之皆為性之所蘊也○  
 所性之蘊蘊字對分字說分自外面包裹上說蘊以其中之  
 實物事說蘊猶實也○註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蓋人之

動作威儀全在乎足上故言四體易之言亦曰暢於四肢○  
 太註其積之盛一句只在本文根字內袖來其曰則發而著  
 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者通該辟面盎背本文生色二  
 字通貫下二句○群書備數四體謂頭身手足未知何所本  
 又曰云云兩手兩足也此說則面背已別說了此只是手足  
 ○四體不言而喻若非仁義禮智根於心者四體豈言所能  
 喻耳喻不喻亦何用言其曰不言者只言其自然而然耳朱  
 子小註曰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  
 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明矣○動作周旋自然中  
 禮不待着意使然而自然有似人之不言而自喻者耳○本

文不言而喻專帶四體集註則云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通帶其生色也以下亦用其意而不泥其字也故讀書者不可以辭害意○仁義禮智根於心一條意似是為窮居不揜言若自大行者言則為仁義禮智根於心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矣此亦聖人所樂也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所以行道濟時汲汲其本心也亦為此焉亦見其警警自得之意所謂憂世之志樂天之情並行不悖也○此章以三樂對王天下則三樂為內重也下章以所性對所欲所樂則所性又為內重也然中

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即王天下者事上章不以為樂下章又以為樂何哉上章樂天下只是說樂得天位而已故不得與於三樂也下章以為樂者樂其道之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也究竟言之君子所樂似亦是所性內事且如樂得英才尚欲其澤被於後世獨不欲澤被當時乎但此以對所性之蘊則別是一論也君子所性意亦為不得大行而發上章亦如此此章是孟子不得於時而樂之之詞非以自遣也理固然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

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此二句說開謂當時之君也。○新安陳氏以仁人為指伯夷太公非也。謂當時仁人也。或曰不指文王亦不必指當時只是承文王事而泛論箇道理如此。愚說可依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例南軒說是。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

此一條且謾說出文王養老字出只說文王治岐之政如此下文方承此言文王之政如此自有以養其老者而不待於家賜人益也。○衣帛無失肉皆言老者見少者不與也無飢獨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然於此可見聖人之政少壯者只要得無饑寒耳老者却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或說導其妻子上文言文王之政一條未有此意至此方發出非也上文據見在說此處制字教字導字皆與政一時有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言文王之所以善養老者只是如此豈必家賜而人益之哉明其易行也。何諸侯之皆莫之行也。此孟子發論之意。○想當時人君不能養老而疑其有迂闊處故孟子云明其無難行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

易其田疇者不違農時使民得盡力於農畝也與薄稅歛俱

主在上人說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

教民食以時用以禮也。○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

罟不入洿池以至果實未熟者故以勿採之類。○用以禮如

雞豚狗彘之畜以養老者非祭祀賓客之需不妄烹宰。

民非水火不生活

此條舉人之易見者而論之。

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

至足之上當貼入以其二字即大註謂多故也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上兩條是也使之二字正生易田疇薄稅斂食以時用以禮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此仁字只是禮義常心如推己之有餘以濟人之不足而不慳吝便是仁也亦以愛言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是就聖人所造地位說下文言學者必以其漸乃能至請至聖人地位也。○此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語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難為言者非。○或以孔子一讀而謂大註聖人正指孔子不知何據不肯說孔子登山不知若說孔子登山便何害能退齋跋文公再遊九日山詩

四書卷之三  
卷曰泰山之登沂水之浴夫子豈好遊者要其胸中自有樂地故隨其所寓自然景與心會趣與理融而無所不通也然則先儒亦以為孔子實登太山矣見翰墨全書新安○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自人之所造而言則登東山小魯是善蓋一國者賢人地位也至登泰山而小天下則善蓋天下矣聖人地位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瀾處正是太其源即是本容光必照必照處正是太其明即是本○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謂知其源之為有本也非源自源而本自本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謂日月惟其有明故

於容光之隙無不照也此句分明露出箇本上句只含蓄說○大註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言其源有自來明亦有自來也一說畢竟源是水之本明便是日月之光之本故曰明者光之本此說未穩以明當光則為體其實便以明為本亦非水之瀾與容光之隙無不照是上文道大之義○集註曰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源即水之本也明則日月之本也故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其言自有在也蓋本是通用字曰源者專就水言曰明者專就日月言非謂源與明之外又有所謂本也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千變萬化其出無窮故人但見其道之太而不知其大之有本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嗚呼盡矣○聖道之大者如中庸所謂能盡其性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者也其所謂本者何也即至誠無妄是也但看其言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云則以有本而大可知矣○聖人之道太只是泛應曲當而已矣聖道之一本只是一理渾然而已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

此處對下句只是說盈此科而後進彼科亦足於此而通於

彼也盈此科以况成章而後進彼科以况入聖不必說幾箇科幾節成章也

君子之至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成章所積者厚而不章外見○所積者厚如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文章外見則如所謂誠則形著明者也如是則駁駁然入於聖人之域而不自覺其至者矣若無篤實工夫所積未到則何由得成章既未能成章又何以能漸進到聖人地位○朱子下箇所積者厚字又是推原成章所以處蓋成章不是工夫字○成章正如朱子小註所謂如孝是真實是做得孝成悌是做得悌成者也○或曰所積者厚而

文章外見不必依致曲能有誠誠則形著者說謂中庸就統體而言此就逐事言也愚按所積者厚字面非就逐事言也成章處已為篤實光輝矣○未至於成章則是積之未厚也積之未厚則是未能循序而進也故欲造聖道者必有成章而後可望焉猶今之做得一場文字出然後可望中選舉也其實到那做得一場文字成時是用多少工夫而其工夫亦豈旬時所能頓就哉○成章非徒以漸又基於篤實不成章不達言必積之厚而既成章然後可望聖域也成章必由以漸而曰成章者要其工夫之到也不成章不達言只是言要有着實工夫○不成章不達愚謂是誠之者之工夫未成章

本於厚積厚積之基在於誠實今觀朱子語類於此亦曰入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此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裡不得則萬古一理而不能移易也○不成章不達未註云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夫成章非以漸所以成章者以漸也故本於所積者厚夫所積之厚非以漸而何此本章成章字之旨大全采朱子所謂如孝真箇做得孝成忠真箇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做得成此乃解釋論語斐然成章之旨脩書者誤采之於此殊是惑人又考語類此章並無此語則可見矣○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聖人之道大而有本所謂本者既在於實心則學之者

亦須就心上着工夫。蓋聖人至誠者也。學之者必自誠之始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之又誠則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著而明。形著而明則所謂成章。美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所積者厚必有其基者。非其心之誠則其本不立矣。天其道之大正由其有本。學之者無其本則何足以望其道之大哉。故曰不成章不達。蓋不難於成章而難於所以成其章也。所以能成其章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故曰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謂至乎聖人之道之大也。○聖人道大其本在於誠。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之積厚而成章亦基於誠。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所積之厚必以其

方即明善誠身是也。聖賢豈有他道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章

孳孳為善者以其為本分事也。孳孳為利者以其可以利己也。利與善之間利不止是貨財。但有私己之心。或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凡無所為而為。只見理之當為。便為者善也。若有所為而為。則雖其所當為亦利也。孟子立善利二字。便都該得。○一說此程門說話。朱楊氏註在圈外。孟子本文恐未有此意。蓋言同一孳孳也。孳孳於善則為舜。一邊人孳孳於利則為跖。一邊人如此說。問字意思亦自明白。此章教人擇術。○利與善之間也。此利與善字不必說大精微。只是明

白相反者為善者從天理上做為利者從人欲上做其曰謹  
 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是楊氏之意以為為善者若有  
 為而為之亦利也此又是深一節意如孟子所謂今之人脩  
 其天爵以要人爵者亦利也但此章恐不專為此等者發程  
 子謂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亦指明白相反者所以發明間字  
 之意○舉舜蹠而言以見其相去之遠曰利與善之分以見  
 其所爭之不遠所爭之不遠者差之毫釐也相去之遠者緣  
 以千里也孟子示人以取舍之幾如此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章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對摩頂放踵便是假借辭非實說

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總其言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也摩  
 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總言其凡苟可以利天下者皆必為也  
 子莫執中

註云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其為我不至如楊子之固其  
 兼愛不至如墨子之反蓋不楊不墨而中立以為道者也此  
 是不識中故也○子莫執中最善道善道則害久矣考之於  
 古如龍子所謂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  
 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此子莫之執中也其害昭然矣以今時事言之如近日禮部  
 行各省提學官每府學限卷儒生八十名州學六十名縣學

四十名且如華亭一縣八百里于室之內必有忠信况八百  
里只限四十名生員乎如高甯應憲等府或連科無一舉入  
其府學人才豈能充八十名之數乎含山一縣四里長又安  
有四十名生員也莆田一縣流品之官且不止八十况限以  
四十名生員乎此亦子莫之執中也持此術也安得無害孟  
子此章之言蓋以楊墨之害道人多知之而子莫之執中乃  
甚惑人故孟子舉以為猶執一而深闢之此孟子之所以為  
有功於道也○權槓鍾也是箇不膠於一定之物故取以為  
義○子莫之執中與舜湯之中大不同子莫是固執舜湯是  
權其輕重而執之也程子曰中不可執也此執字是子莫之

執中

猶執一也

言猶楊墨之各執其一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

為我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若是真義則何害於仁如顏子  
之簞瓢陋巷是也無愛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若是真仁則  
何害於義如禹稷二過其門而不入是也蓋仁義本並行不  
悖隨所在而各伸其是所謂權而取中也○為其賊道也此  
道字即中而合權者也為我害仁之仁中而權者也無愛害  
義之義亦中而權者也○太註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



此要體認精切蓋不可於道外求中中外求權也道之所貴者中中不足以為道中之所貴者權非權不足以為中子莫與堯舜之執中名同而實異者係於能精一與不能精而已矣○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究其實道一中也中一權也此與執中無權之中不同執中而無權由前面無致知工夫耳○朱子曰為我害仁無愛害義愚竊謂若說為我害義無愛害仁亦可且與執中害特中同今以為為我害仁則似為不害義矣以無愛害義則似為不害仁矣此亦一疑○舉一而廢百者多辭也言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百字對一而生也蓋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頭面最多若只執

其一則其餘皆廢矣○家宰王公魯問孟子楊子取為我一章之言惠對曰楊子知有其身而不知有天下惟恐失己者也墨子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其身惟恐失人者也想當是時為楊氏者則非墨氏為墨氏者則非楊氏子莫蓋見二者之名有是處而胸中則全無歸一主張故無取二者之中以為中而當時之人亦必有以為勝於一家者惟孟子精義入神故明闢其與楊墨同科執中為近之此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

孟子曰饑者其食

其字不好是不暇擇也○問飲食正味如何曰此只淺說如

魚餒肉敗不得其醬而食便是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也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

言心不為貧賤所害如口腹之於饑渴然窮過入遠矣語意  
如所謂以安社稷為悅者不可依新安謂貧賤不與饑渴期  
而饑渴自至須看上文是平說以彼喻此不成此處又合言  
之決不是只看大註亦自分曉貧賤之故或以為饑渴者貧  
賤之故也極可怪故字輕只如言事故之故非所以然之故  
也

則不及入不為憂矣

言其所造之過入也只就入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上

不必依有過入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例又不必謂不患德  
業之不過入以朱註已定也蓋亦前輩附之以韓魏之家如  
其自視歔然則過入遠矣之意

子學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言其所守之介雖三公之位不與易也○木註云柳下惠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  
是其介也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意亦可見矣○介字就惠所  
守言分辯意只是不苟○不以三公易其介猶伊尹非其義  
也非其道也祿以萬鍾不顧繫馬千駟弗視也而陳氏以為  
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則是謂不為貴勢所奪也

此則何不云不以天子易其介豈不尤為介邪須詳之○此章以微顯闡幽為主蓋人皆知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也○汪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弗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者以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說得聖人微顯闡幽之意出○此只是闡幽何以見其微顯蓋人皆知其和今不稱其和而獨稱其介便是顯者微之幽者闡之對舉而互見也新安說是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

有為者辟若掘井何也蓋掘井必欲得泉掘井雖九仞矣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蓋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

成豈可半途而廢自棄前功哉或者以為有為者設心如是非也味太註自明還是孟子警人之辭○有為者可無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為學○八尺曰仞論語註七尺曰仞依鄭玄說新安考出當從八尺之說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三之字皆指道言謂之性者性是自然物事故取此立言身體也言堯舜性乎此道者也湯武身乎此道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者也太註以仁義為言者道不外乎仁義且假借仁義從來有此說如舜由仁義行便是性之○性之謂得於天然也身之謂體之也有反之之功美假之者非身有之也借

以文之而已故曰惡知其非有也原五霸性分元自有真在  
義乃置真者不用而外尋箇假者以自文可嘆也

久假而不歸

久假便是歸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久而安也所謂

居之不疑相似末兩句是孟子嘆解承上言五霸本是假

之而終不自知其為假所以可嘆也惡知五霸自不知也

○不歸只是不已意凡假物來用及其還之則已而不用矣

公孫丑曰予不狎予不順

朱子此解云言大甲所為不順義理也蔡九峰解善經則別  
自為說曰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言我不可使其

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管宮子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

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毋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當時九

峰已見孟子註而更之如此不為無意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為聖子發言其不仕而食祿也孟子

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不是用之為臣也言雖不在其位

君但用其言則亦有效矣上有其效則下有其功○凡人君

之祿其臣無非以酬其功也孟子之在人國雖不顯任其君

之事而實自有可酬之功公孫丑沉於法而不知究其法之

所由故孟子之論雖前此所未有而其理之所由來者尚

矣。孟子之言句句是實事，豈徒飭強辯以蓋已愆哉。○其若用之與其子弟從之相對說，謂君子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主，賢士之在其國而受其祿者，言故曰：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一說用則有功於君，不用亦有功於民俗，似不及前說為添用不用字，或曰：不用則君子便去之不食其祿矣，又何以尋討箇功來。曰：古之君子應聘而居於諸侯之國者，固多如孟子在齊，最以實未嘗仕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是說後來事，須看朱子小註及新安陳氏註，此章分明說志便是未見於事也。

故問曰：士何事。而答曰：尚志。分明是未有事也。○志字與事字對，况下文云：木人之事備矣，誠如舊說也。况殺一無罪非仁也，士當窮居曰：安得有罪人可殺。蓋孟子此章言意所主是如此。若論士未得位曰：豈無居仁由義乎。不然則所謂窮養者何所養耶。但此章之意對所問而云然耳。○太註木人之事體用已全體謂仁用謂義。○且王子墊明是以士為無事故問曰：士何事。而孟子以尚志為答。若將殺一無罪非其有而取之數句做今日實事，則是士有事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

是舍簞食豆羹之義，截下去看太註一然字，此見聖賢重天

倫而思節不好為苟難之行以駭俗者○此亦聖賢微顯  
闡幽之意與孔子論微生畝意同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

子嘗有難云以舜為天子必不使瞽瞍至於妄殺人使誠有  
之臯陶舜臣子乃至忍執舜之父而戮之於心安乎非惟不  
能安其勢必至使舜竊負以逃而一時天地神人皆無所主  
矣權其輕重於義得乎且為人臣而執其君之父雖曰以法  
其亦可以為訓乎而公議之法舜與臯陶獨不可以義起乎  
凡此皆愚之所以展轉於心而未能實得其說者也姑識以  
俟知者非敢以聖賢之言為不然也○桃應此問予謂孟子

當時只應答云若舜為天子瞽瞍必無殺人之事也只此一  
語亦足以倒桃應之問而不復庸費一辭也如更問或為天  
子而父殺人如之何則執之之說與竊負而逃之說又皆無  
矣

執之而已矣

臯陶若斷然要執之舜既不得而禁之亦安得而竊負以逃  
乎○此章之論在舜易事但為臯陶者似未安耳○君父一  
也臯陶視舜猶父其視舜之父則祖也如何以孫執祖而迫  
其父於逃乎

夫有所愛之也

不必拘說受之於堯總是國法便有所受而為士師者所當  
世守雖君命不得而廢也此於泛論大理則不可易○天理  
之極人倫之至○下說臯陶之執贖者天理之極也舜之  
竊負而逃者人倫之至也如此則於本文莫非一字有礙大  
抵臯陶為人臣當為天子執法是亦人臣所在蓋臯陶所執  
者臣道舜所處者子道也父為子隱章集註亦無言天理則  
知舜之所處亦天理也○天理亦人倫人倫亦天理在天為  
理在人為倫○汪氏數句說得最好曰孟子之對示世為臣  
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食况其卑者乎以天  
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章

孟子自范之齊見齊王之子其氣象有與人不類者喟然  
嘆曰居能移氣養能移體大哉居乎彼王子者獨非皆人子  
耶○上言居養下獨言養有是居則有是養也○夫人所居  
者宮室王子亦居宮室也人所乘者車馬王子亦乘車馬也  
人所服者衣服王子亦服衣服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  
人同而王子之氣象若彼者蓋其所居地位是王者之家因  
與人不同而有以使然也夫以勢分之居尚能移人氣象如  
此况居天下之廣居其氣象大不與人異乎○宮室宮通一  
家言其宮之闔房也○衣服衣專指衣裳服通言冠履茅

經之類是也。○皆見齊王之于嚮然嘆曰其發嘆之意全在  
况居天下之廣居者豈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嘆非徒歎羨  
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已也。居天下之廣居之氣象必  
是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矣。○曰多  
與久同亦見終有不盡同處猶曰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  
者幾希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

引魯君事為證證王子也然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然  
此無他居相似也

或以為守者之言大抵孟子言或泥註耳况呼門時守者尚

未知其為魯君也註不必泥可用前篇君不得而臣條引書  
及孔子之言以明之者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 止 獸畜之也

言犬馬人有甚愛之者與待豕不同此四句泛說言凡待人  
者若徒食而弗愛便是豕不徒愛而弗敬便是獸畜○獸畜  
頗厚於豕交蓋豕交全不受獸畜則愛矣但不敬耳亦須別  
白○獸為犬馬之屬犬馬有為人之所愛者如西旅獻獒秦  
伯弟求犬於秦至以百兩金請易之而不與楊生之犬能救  
主張然之犬能報姦皆可愛者至於馬則愛之者尤多周穆  
王之於八駿武帝之於天馬及太宛名馬至用兵殺數萬人



而得之齊景公所愛馬病死至欲殺養馬者非晏子之諫不  
赦此類甚多是人於犬馬愛之非豕之比也朱子因上文  
承交字而於此解為犬馬之屬雖微文末義亦致其精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合下

此以下方說上國君待賢去言恭敬者乃幣之未將者也非  
因幣帛而始有也特用幣帛以表其恭敬耳若時人太槩是  
以幣帛為恭敬耳如是則是恭敬無實了夫恭敬無實君子  
豈為之虛留耶○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此恭敬之實也恭  
敬而無實此恭敬之文也○恭敬而無實則亦豕交豎首矣  
君子所以是虛拘耶○君子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

拘也虛字從無實字生非謂君子當云不可虛拘也既是君  
子自能去矣不待教之

王學曰形色天性也章

非指形色為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此形色平說故註  
云有形有色然色非有出於形之外也故目之視耳之聽手  
之持足之行一顯一晦一動一靜便是色也故下云只言形  
猶居移氣遷移體下只言居○形而上者謂之道故曰形色  
天性也只是有物有則以洪範五事貌言視聽思說之為盡  
○天性是自然之理循其自然則各得其道矣便是踐形自  
然與當然有辯天性須用自然字貼解當然只是當知其自

然非自然外有當然也。○踐形猶至實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形各有性非空形也。若未能充其性則於形之分有虧非踐形也。○楊氏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正與形色天性同而置在圈外何也。蓋形色天性也。字面更緊。今日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則為平說小異耳。○踐形猶言成人必盡入之道。方為成人必盡形之性方為踐形。○形色天性本來都到十分地位人必克得到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方滿得那腔子。

齊宣王欲短喪章

欲短三年之喪而為期也。故公孫丑曰三年短而為期猶勝

於絕不為服者乎。而孟子則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云終兄之臂以譬短喪。子謂之姑徐徐以譬言為期之猶愈於已亦教之以孝弟以明三年之喪出於天理人情不能已而決不可短者也。○齊宣王欲短喪何以決知其為父母之喪乎。曰喪服自期以下則諸侯絕矣。故短此所短者為三年喪也。而王子母死其傳為請數月之喪亦可決知其當時已葬而除之理以廢故有是請也。請者亦冀得如既葬而除云耳。○齊宣王欲短喪或疑是自短其父母之喪。然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則父服之除宜已久矣。孟子之遊未必宣王始立之日也。豈為其母或生母服乎。因自

短其服制而又推以及國人所謂恕已及人不忠之恕也如此說方是莫之禁而弗為者○教之以孝弟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是正意而喪之不可短數字乃附說也在不言外而意實有之故集註及之自終兄者言只是弟然弟者必孝孝者必弟故孟子并言之非以弟字屬兄之不可戾孝字屬喪之不可短也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為之不弟此二句只說弟下一句却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非以孝弟一道故與

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  
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此便是終喪

也疑當時此禮已廢之說為是故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若既葬而未忍即除則其情雖厚亦為過制矣古云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其傳之所請殆非既葬而未忍即除者乎○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此正謂齊宣王短喪故也可見宣王不但自短喪又推為定制以行於國中凡上下三年之喪皆企服期也若王子母死而嫡母在無不在三年服內疑絕不為服矣故其傳為請數月之服也問此請不知王竟從否曰計必從也公孫丑以孟子非其為期猶愈之間故言曾有為數月之喪者何如孟子以為此則制於人而不得為彼則無所制而自不為不可同科論也○按儀禮天子諸侯正統旁期

服圖云天子諸侯絕旁期尊同則不降正統之期不降於衆  
子則絕而無服正統之期不降而為高曾祖之服同於士庶  
也尊同不降如吾為諸侯伯叔父亦為諸侯則亦服期也但  
伯叔之不為諸侯者則吾屬矣故絕不服若姑姊妹之嫁於  
國君者亦為服大功若天子為其母亦齊衰三年也若公子  
為母服葬而除者自是歷於嫡母之故如父在不得為母喪  
三年也○宣王是薄於其親之喪者王子是不忍薄其親之  
喪者夫父母之喪必三年此乃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同然而  
不容少有異議者宣王自欲短之而王子特請加數月則自  
其一家之中推之已不能準而況於天下乎故曰父母之喪

無貴賤一也以其心一也以其恩一也○齊宣王欲短喪得  
為而自不為者也王子之請加數月不得為而欲為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時雨化成德達材答問私淑艾都主君子之教言○時  
雨化時者不先不後適當其可之謂謂其學力已至如草木  
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者也如孔子之於顏淵知其可語  
以克己之道也故一語之而顏子遂請事而無疑如孔子之  
於曾子知其可語以一貫也故語之而曾子遂應以一唯蓋  
其有以受之也○時雨化者入聖域一物也

有成德者有達材者

成德自其天資之純厚而成就之達材自其天資之明敏而成就之蓋人材所稟各不同有仁智兩類○朱子曰德是天資純粹者材是天資明敏者○化字成字達字皆要仔細看見得古人下字不苟處○有答問者○謂答其問也○有私淑艾者○謂私淑艾者

或同時而相去不遠如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或不同時而其生也後如孟子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是以君子教誨之所及故亦為君子之教也○有私淑艾亦主教者而言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

師範後學者皆有私艾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大註云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則是陳亢未嘗及孔子之門矣而論語子禽問於子貢章大註乃先云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一說不同下文云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然則後說與此說為不相安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無私艾說大槩之詞首句下註更仔細明白學者但以彼為據則於此亦有所不必泥者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

大道為君子之道是君子所知所行者

四書章句  
卷之五  
太匠不為拙工改斲

止  
變其斲率

禮記

此二句是起下文君子引而不發云其太註言教人者皆  
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賤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即是下文君  
子引而不發至能者從之之意嘗味上太註言教人者皆  
有不可易之法皆之一字指太匠及羿君子教人正意却在  
下文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承上羿不為拙射變其斲率言君子教人但示以學之之  
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正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雖不  
告以得之之妙而其所不告之妙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是

道也中道而立非難非易惟能者則從之其不能者君子且  
奈何哉亦不容自賤以徇其不能也見得學者當自勉也學  
之之法只是致知力行之成法得之之妙只在其中如直箇  
知得那理行得那事有以阻礙其真味而實得於己者○授  
以學之之法如孔子之博文約禮子之徒均此教也若顏  
氏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則所謂能者從之者也○得之之妙  
不外乎學之之法而得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  
學者但當致力於其所學之法而得之之妙則無所容其力  
也方到功深則自然心領神會○君子引而不發太註曰但  
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小註曰雖啓其端而不

竟其說一說似不同蓋既授以學之法則非只是啓其端而已如博文約禮三綱領八條目之教豈但有啓其端而不竟其說之理夫子曰誨人不倦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死而後已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尤見其不然也然則當細認大註之意而不可以小註混之矣或曰啓其端猶舉一隅云耳未可非也曰律以太註則所謂三隅者非得之之妙也况舉一隅之云與上文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同是說有受教之地固居所受之前而所謂復者則又可見其終無不覺之說也○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下貫顏子所得之卓爾此誠所謂中道而立無過不及之所在固非可以易言然亦天理之當然

而已故曰非難非易也能者從之如顏子有四勿之功曾子有勿行之力則得之矣○此章孟子之言總是言教有成法而其所以教有成法者以其道有定體也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果不可抗高不可貶者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者教有成法也亦惟其果不可抗高不可貶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胡氏陳氏所分貼俱難從○因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然所以教者又即是體之道也故有中道而立之云所得之妙在於此○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亦以矯公孫丑所謂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太匠不為拙工非不為拙射一苟以起下文之君子引而不發一意也人多於上節

將本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云。先發出了。遂於下  
節語勢牽纏重複不知此兩節同是一箇道理。上是此况下  
是正言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窮殉道士君子之處世只  
有此兩端而已。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蓋當是以道殉身  
者固無也。以窮殉道者亦安有哉。但見其皆以道殉以而已  
故孟子發此。

孟子曰滕更之在門也止不答何也章

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彭更所謂若在所禮者意亦在於責

公都子

與賢與。趙氏曰。挾之謂挾貴挾賢也。以國君之弟固有責  
可挾。以諸侯子姓而能從師受業其亦可見有賢可挾。處然  
二者非所以為挾也。故孟子薄之。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章

於不可已而已者以處事言。於所厚者薄以待人言。一  
說或為其所當為而為之太驟或厚其所當厚而厚之太過  
似亦可通。

其進銳者其退速

其進銳者以脩為言。自是二項但於不可已者與於所厚者  
同是下不及之弊。對下句便是一不及一太過不可以進銳。



退還貫上二項作一事說進字退字說不去○厚薄看來亦不可依朱子小註專作父子兄弟對外人說各各有厚薄○於不可已而已者不註二者之弊理勢必然或以其進銳為只是不可已與所厚者其於二字意若不合矣蓋果如其說則只是二者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此章宜先排箇物字民字親字在這裡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擇所宜施者而施之以親字付之於親以仁字付之於民以愛字付之於物則各得其分而不至於輕其所重重其所輕矣○分而言之則有序○序謂輕重之序○所謂理一而分

殊也○理一者親民物皆所當愛也分殊者物則愛之民則仁之親則親之有其等也○一本故也○父母一而已○此章只是輕重之等既有輕重則先後亦在其中重者必在先先輕者必在所後但正意主於輕重之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當務之為急為最所當知者○急親賢之為務謂急於愛賢也仁知意要分別得明○下文舉堯舜以實之堯舜之智急先務如曆象治水舉相去凶是也○堯舜之仁急親賢則所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者也○觀堯典所序一則曰乃命羲和一則曰疇咨若時登庸二則曰

疇咨若予采四則曰咨四岳五則曰明明揚側陋其急親賢  
有如此考之舜尤然○若親賢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  
不得禹臯陶稷契夔龍董為已憂是也○急先務如堯之欽  
天授時抑洪水之類舜之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班瑞觀后  
同律度量衡之類是已○識其大體則心不狹知者無不知  
任者無不愛也雖曰當務之為急親賢之為務但先務既治  
則凡在當治者當自無不舉矣賢者既親則於仁民愛物亦  
當無所不用矣故曰急先務也急親賢也非先務與親賢之  
外皆無所事也○此章乃平論智仁不可使急先務與親賢  
相混

